

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

韓煥忠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在星雲大師交往過的諸多前輩大德高僧中，南亭長老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這在南亭長老的自傳和星雲大師的回憶中，都有非常充分的體現。從南亭長老的自傳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南亭長老對星雲大師，從接觸和認識，到欣賞與讚歎，也與世俗間人們的交往一樣，是有一個過程的。對於南亭長老的欣賞、讚歎、提攜和幫助，星雲大師不僅有強烈的感受，銘記在心，而且還曾經投桃報李。即便是在南亭長老圓寂數十年之後，星雲大師回憶起二人之間的這段交往，還依然充滿了真摯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意。星雲大師並不是南亭長老的徒子徒孫，我們也查不到他從學於南亭長老的紀錄，但兩位高僧之所以能夠維繫數十年的交往，並建立了深厚的法誼，兩人的華嚴思想無疑扮演了思想基礎交流的重大作用。

關鍵字：星雲大師 南亭長老 華嚴思想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and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

Han Huanzhong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Among the many eminent and senior monks whom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interacted with,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 is undoubtedly noteworthy. This is much touched upon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 including anecdotes tol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 one can read about how they came to know each other, their interactions, and his appreciation of and compliments towa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Like in any relationship, their friendship burgeons as time passes. Conversel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keeps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s appreciation, prais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in remembrance, and always reciprocates his kindness with gratitude. Even after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s passing,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still expresses sincere regard and reverence for him. Though no records show tha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as a disciple of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 or studied under him, Huayan thoughts were a common ground upon which they built an enduring friendship over the years, as well as influencing their fundamental thoughts.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Venerable Elder Nan Ting, Huayan philosophy

前言

在星雲大師交往過的諸多前輩大德高僧中，南亭長老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這在南亭長老的自傳和星雲大師的回憶中，都有非常充分的體現。

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雖然同為蘇北高僧，但兩人在大陸時期應該沒有交集。星雲大師 12 歲跟隨母親到南京尋找在戰亂中失蹤的父親，遂在棲霞山禮志開上人披剃出家。而此時的南亭長老，已經出家近 30 年，不但完成了自己的佛學院讀書生涯，而且隨應慈老法師弘法各地，其「華嚴宗大德」的法譽，早已聲名鵲起，而且更有甚者，還在蘇北首刹泰州光孝寺做過一任方丈，擔任著泰縣佛教會會長的要職。兩人不但在年齡上有著相差 27 歲的懸殊，在佛教內部的地位上也相去甚遠。

但是，造化弄人。1949 年，星雲大師與南亭長老由於各自的因緣際會，相繼來到了台灣，在這個狹小的海島之上，兩人開始有了交集，並結下了深厚的道情和法誼。

一、南亭長老自傳中的星雲大師

從南亭長老的自傳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南亭長老對星雲大師，從接觸和認識，到欣賞與讚歎，也與世俗間人們的交往一樣，是有一個過程的。

那些於 1949 年跨海入台的高僧大德們，在度過了最初的艱難後，逐漸安頓下來，他們聚集在章嘉活佛等人的周圍，設法恢復了中國佛教會。南亭長老以其卓越的辦事和弘法能力，被委以祕書長的重任。當時對於既無名望又無資歷，但卻滿懷弘法理想的年輕的星雲大師來說，這個機構無疑是非常值得依賴和期待的。但對於正準備在台北購地造屋創辦華嚴蓮社的南亭長老來說，中國佛教會領導機構內部的相互推諉、扯皮和處理教務的無能為力，則使他感到厭倦。



就是在兩人心緒非常不一樣的時候，即 1952 年 7 月 12 日，中國佛教會召開了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以投票的方式選舉常務理事和理事長。「票選的結果：章嘉、白聖、悟明、星雲、孫心源、吳仲行、孫清揚、趙恒惕、劉中一當選為常務理事，而李子寬卻名落孫山。又票選理事長，章嘉大師以最高票數當選」。¹ 星雲大師的名諱，就這樣赫然出現在南亭長老的自傳中。南亭長老如釋重負，「當時有人提議，由我任秘書長，我向提議者磕了一個頭，敬謝不敏。等到提議我者任秘書長，我把一點點卷宗當眾交給他，轉過身來，向章嘉大師合個掌，轉身就跑了，如放飛鳥，如囚出囹圄也」。²

但據南亭長老年譜記載，當時當選為常務理事的有南亭長老而無星雲大師。³ 其間曲折，我們雖然難得其詳，但依據常理來推測，極有可能是南亭長老確實高票當選為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但他去意已定，堅決要去除自己，而按票數再取一人的話，即為星雲大師。這可能就是他說當選者中有星雲大師的原因。但他的請辭可能未獲批准，而且佛教會沒有他也確實難以正常運轉，因此他不得不繼續履行常務理事之職，並且不久之後還得繼續兼任秘書長之任。

南亭長老和星雲大師雖然一者心生退意，一者力謀進取，兩人懷抱不同，但卻同具弘揚佛法和護持佛教的夙願，因此相互之間還是存在深入合作的深厚基礎的。1953 年 11 月 23 日下午，星雲大師、心悟法師來到華嚴蓮社，與南亭長老共同討論《人生》雜誌的相關事宜。南亭長老自述其事云：

星雲著有《釋迦牟尼佛傳》，郁仁長居士欲借給廣播組廣播，已承慨允帶來。他們傳說：有人謂講《法華》、《華嚴》諸大乘

1.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87-188。

2. 同註 1，頁 188。

3.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台北：華嚴蓮社，2002 年，頁 142。

經者，皆無思想。然以為東初似是有思想者，但東初著《地藏經概說》，也是無思想之人矣。以此言之，則唐宋以來，如智者、法順、智儼、法藏、清涼、玄奘、窺基等諸大師，皆無思想之人矣！⁴

這幾句話文字雖然不多，但所包含的信息量卻非常豐富，我們對此可以多方面的分析：一者，南亭長老當時是中國佛教會廣播弘法事務的主要負責人，他提出廣播星雲大師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後來還有《玉琳國師》），既是對星雲大師文采和思想的認可，同時又是對星雲大師的培養和推介；藉助無線電波的快速傳播，星雲大師很快就成為台灣佛教界家喻戶曉的法師，這非常有利於他後來開創佛光山各項事業的開展。二者，星雲大師不計報酬，慨然應允將自己的著作交給廣播組去廣播，自然也是在工作上對南亭長老極大的支持，足以令南亭長老心生感激。三者，他們對某些人一味攻擊天台、華嚴等漢傳佛教各宗派極為不滿，對這種純粹學術的衡量標準很不以為然，同時又都對中國佛教諸宗派表露出很深的敬意。在這次討論中不僅達成了認識上的一致，還在思想情感上產生共鳴，這就為以後兩人建立深厚的道情法誼奠定了堅實的和情感基礎。

在接下來的接觸和共事中，南亭長老對星雲大師的才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1954年，台灣佛教界獲得了日本《大正藏》在台灣影印和發行權，為了徵求預訂和擴大宣傳，具體負責中國佛教會事務的東初法師請南亭長老和星雲大師組織佛教宣講團，舉行一次環島巡遊。南亭長老記載：

初四日——國曆九月十九日——全團自宜蘭出發，經花蓮、台東、屏東、高雄、澎湖、台南、岡山、嘉義、雲林、彰化、台中、

4.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頁188。



新竹、竹東，歷時四十日，經二十七縣、市、鎮，布教四十餘次，預約藏經二百七十餘部。國曆十月二十七日，歸來台北。⁵

之所以選擇從宜蘭出發，是因為這個佛教宣講團的實際發起人和組織者星雲大師彼時正在宜蘭弘法，宣講團中多為其弟子，但是，星雲大師還是推尊南亭長老為團長，並對之甚為恭敬，這肯定給南亭長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多後，即 1956 年 4 月 18 日，南亭長老受星雲大師邀請到宜蘭念佛會講《八識規矩頌》，他不僅親眼目睹了星雲大師建造的鋼筋水泥兩層樓的念佛堂，還親身體會到了星雲大師的信眾學習佛法的熱情。27 日至 29 日，星雲大師的弟子們運用遊藝會的方式招待來賓，南亭長老由衷地讚歎此為「別出心裁」，並且指出：

我以為，星雲法師善於運用青年。青年人無分男女，都是好動的。近十天來，所有事務，都是一班青年男女居士分工合作。忙得晝夜不息，而且多面帶笑容，而無一點不悅之色。青年人如生龍活虎，你如叫他們死板板地盤起腿子來念佛，我想絕對不受歡迎。⁶

這是作為老一輩著名大法師的南亭長老，對星雲大師弘法能力由衷發出的欣賞和讚歎。

從星雲大師的經歷中，南亭長老看出了奮鬥的重要性。他說：

良好的結果，皆從奮鬥中得來，星雲法師即其人也。據星雲法師自己說：寓居圓光寺時，只求其以學僧看待，但既視為學僧矣，並未給以畢業文憑。初至宜蘭講經，居雷音寺小房間，點燈、桌椅皆無。聽經者亦多敬鬼神而遠之。乃以極端耐心，緩緩軟化，

5. 同註 4，頁 234-235。

6. 同註 4，頁 239。

這些弟子才慢慢伏貼、受教。有今日之成果，甚非容易。⁷

南亭長老這一番話緊接著上文所說的宜蘭講經活動，當是彼時還不到 30 歲的星雲大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回到台北後，還對此念念不忘。

後來，星雲大師將弘法的重心轉向了高雄，為此籌劃和建造了壽山寺。1963 年 9 月 28 日，南亭長老經停該寺，所見所聞，再一次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

壽山寺午飯。壽山寺因壽山公園而得名，寺為星雲法師同本省信徒興建，預訂五層大樓，已至三層。星雲法師有魄力，有膽識，可佩之至。本省籍女信徒更為可佩。她們視廟宇如家，雖有億萬財產，而身為董事或總經理之夫人，到了廟上，外衣一脫，入廚房幫助擇菜、燒菜，事事皆做，無一豪官架子，真乃難能可貴。⁸

對於星雲大師的辦事能力和弘法成就，南亭長老是看在眼裡，歡喜讚歎在心裡。彼時的星雲大師三十有六，可謂是春秋正富，南亭長老也許從中看到了中國佛教光明而遠大的未來。

南亭長老在日記中對星雲大師的讚歎，並沒有要在將來的什麼時候拿給星雲大師看的意思，因而是真心的。俗話說，有諸內必形之於外。南亭長老是華嚴蓮社的實際開創者，以善於講經說法享譽於台灣島，素來有著「華嚴宗大德」的美譽，他對星雲大師的欣賞、讚歎和表彰，自然是非常有利於星雲大師弘法活動的發展的。

7.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頁 240。

8. 同註 7，頁 318-319。



二、星雲大師回憶中的南亭長老

對於南亭長老的欣賞、讚歎、提攜和幫助，星雲大師不僅有強烈的感受，銘記在心，而且還曾經投桃報李。即便是在南亭長老圓寂數十年之後，星雲大師回憶起兩人之間的這段交往，還依然充滿了真摯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意。

星雲大師非常敬佩南亭長老的高尚品格。他說：

我覺得南亭長老實在是佛教裡很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和尚。他正直、坦誠，對佛教熱心；……南亭老創建華嚴蓮社，每月都有華嚴法會，偶爾到華嚴蓮社時，聽到他唱誦「華嚴字母」，真是盪氣迴腸。南老也是江蘇泰州人，生於一九〇〇年，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時候他已經六十多歲，應該稱為老法師了。在華嚴蓮社裡面，達官貴人很多，他也做過善導寺的住持，也當過中國佛教會的秘書長，在當時的台北，他的聲望無人能超越。⁹

現在的佛教界，星雲大師的聲譽正如日中天，可說是無人不知，但對於南亭長老，則知之者甚少，通過星雲大師的這段敘說，我們至少可以了解如下幾個方面的資訊：一者，南亭長老是一位正直、坦誠、熱心、修持嚴謹的老法師；二者，南亭長老法緣廣被，前來受他教化的達官貴人非常多；三者，南亭長老曾經是台北最有聲望的老和尚。

如果我們對照南亭長老的自傳或者年譜，也可以得出如上所說的結論，但這對於我們畢竟是屬於「所傳聞世」的事情了，難免會流於浮泛之論。而星雲大師其生也早，曾經與南亭長老有著數十年的交往遊從，南亭長老的所作所為，在他屬於「所見世」的事情，因此他對南亭長老的評價，無不來自

9.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7·僧信篇1》，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頁206-207。

於其親身經歷的真實感受。而對於信眾來說，星雲大師的人格魅力已經令人高山仰止，他所欽佩的人物，在各方面的造詣上，自然是天高地厚，可以引起他的聽眾和讀者們對南亭長老發自內心世界的無限尊崇和真誠敬仰。

星雲大師高度評價南亭長老的弘法事業。南亭長老曾經擔任過著名佛教刊物《人生》雜誌社的社長，而星雲大師則曾經擔任過該雜誌的編輯，兩人因此在工作上時常發生關聯。星雲大師回憶說：「在外省的很多長老中，跟東初長老一樣，跟我有深厚法情的，就要算南亭長老了。因為他是《人生》雜誌的社長，我是編輯，所以關於內容、編務，我不得不經常跑到華嚴蓮社去請其開示。」¹⁰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星雲大師固然對這本著名的佛教刊物付出了諸多的心血和勞動，而南亭長老同樣也投入了很多的關注，並不只是擔任一個空頭的社長榮銜而已。

南亭長老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曾經發起廣播講經，對於推動中國佛教在台灣的復興和傳播發揮了非常明顯的積極作用。星雲大師對此也有深刻的體會：「他發起在電台講說佛法，那時候在民本、民聲等電台都有佛教節目，如開闢『佛教之聲』，這應該歸功於他的提倡。後來慈惠法師、慈容法師等人，在宜蘭的中廣電台、民本電台也主持節目，也算是電台響應他的號召了。」¹¹我們知道，慈惠、慈容二位法師都是星雲大師手下的得力幹將，在星雲大師開山立宗的過程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他們都曾經受到過南亭長老的影響，這也是南亭長老講經說法的活動曾經惠及佛光山的證明。

與星雲大師一樣，南亭長老也意識到佛教的未來在青年人身上，因此他非常重視在青年人中培養學佛的骨幹力量。星雲大師對南亭長老的這一功績也很推崇：「台灣早期的『大專青年學佛基金會』，帶動青年學佛，他也有

10.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頁 206。

11. 同註 10，頁 207。



功勞。他鼓勵周宣德居士等，說動詹勵吾先生把重慶南路的一棟四層樓的房子賣出，所有的錢都捐做大專青年獎學金，那就是後來的《慧炬》雜誌社的前身了。」¹²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星雲大師的心目中，南亭長老就是一位為了弘揚佛法、續佛慧命而盡心盡力的得道高僧。

對於南亭長老的栽培和提攜，星雲大師也曾經有過投桃報李的義舉。其最為顯著者，要數邀請南亭長老出任永和智光商工職業學校創辦人。當年一幫供職在台灣電力公司的福建老鄉，如陳秀平、陳信銘等，因為曾經聽過星雲大師講經說法的因緣，邀請星雲大師共同購置地皮創辦學校。星雲大師意識到此事體大，以他當時的實力，似不太容易。他說：

那個時候在台北開辦學校，我自知在台北沒有道場為根據，也沒有財力當後盾，就提議華嚴蓮社的南亭老，以及善導寺的監院悟一法師共同來創辦。那些福州的同鄉都同意，後來過了一段時期，學校要開辦了，南亭老說，你辦這個學校，都是邀一些在家人做董事，哪裡像個佛教的學校？最好讓那些福州的老鄉退出，請出家人來做。他那樣說我就照做，這些福州老鄉真好，像蔣師佑等人我跟他們講過之後都全部退出，由南亭老提名華嚴蓮社的人擔任董事。¹³

辦學這件事，在南亭長老的自傳裡也有很詳盡的敘述。原來南亭長老的剃度師智光尊者威望很高，他圓寂之後，皈依弟子有興建智光醫院來紀念的動議，但各方面的反應並不熱烈。星雲大師為了在台北辦學，兩度邀請南亭長老擔綱其事，但都未獲允。到了1963年10月4日，星雲大師與悟一法師連袂往訪南亭長老，第三次邀請他擔任中學董事會董事長，最終獲得南亭長老的應

12. 同註10，頁208。

13. 同註10，頁209。

允，並初步擬定校名為太虛中學。¹⁴到了12月30日，正當籌辦中的智光醫院徹底無望的時候，南亭長老自述道：

星雲法師自高雄來，又談及辦中學事，擬易名智光中學，以智老人去世不久，尚有信眾，可資助力。我亦可為作有力號召，且免有人以為，太虛是他們的，我們不應利用云云，囑我下午去開會。¹⁵

我們於此可以看出，星雲大師不光是南亭長老出任創辦人和董事長的邀請者，還是擬定校名為「智光」的倡議者。

至1964年9月6日，南亭長老自記云：「我受星雲、悟一二位之邀，受任智光職校董事會董事長職務。星雲本允許我不問一事，但我以為，智校事，尤以錢為重要。我若不管，弄下差錯來，董事長不能以不管卸責。所以惟有挺身而出。」¹⁶無論是星雲大師的回憶，還是南亭長老的自傳，都反映出星雲大師對於智光商工學校確有首倡之功，對於南亭長老的出任董事長，又有擁戴之勳，確實值得在智光校史上大書一筆。只是由於當時佛光山正在開創之中，星雲大師財力可能有些緊張，所以到了1966年，「一月九日上午九時，開智校第三次董事會議，關於擴建校舍問題。歸來接星雲信謂：本身負擔太重，無力擔負智校建費」。¹⁷自此以後，星雲大師作為最早的動議者和促成者，就從智光商工學校的校史上消失了蹤影，而智光商工學校也逐漸演變成華嚴蓮社一家興辦並由南亭長老及其後繼者全力負責的教育事業了。

星雲大師對南亭長老的回憶，並不總是高興的事情，有時也有些許的不

14. 參閱南亭：《南亭和尚自傳》，頁331。

15. 同註14，頁335。

16. 同註14，頁341。

17. 同註14，頁344。



愉快。如，他作為《人生》雜誌的編輯，為了向時任社長的南亭長老匯報工作，大老遠地從外地跑到台北華嚴蓮社，而當時華嚴蓮社的素齋在全台北都是非常有名的，但南亭長老每次詢問星雲大師：「你要不要在這裡吃飯？」大師都會難為情的說：「不必了。」他就說：「那我就不替你準備了哦。」¹⁸再如，上文說到智光商工職業學校的創辦人，星雲大師無疑是最初的動議者和擁戴者，但經過 50 多年的人事代謝，現在華嚴蓮社董事會裡已經沒有了星雲大師熟悉的人們，他為此感到不無遺憾。另外，星雲大師有時也會與南亭長老發生劇烈的爭執，他後來每每憶及，感到非常的不應該，覺得對不住南亭長老。他不無悔愧地說：「今天寫到南老，不禁深深覺得有對不起的地方，因為他是那麼樣的有地位、有權威，而我自己是後生小輩，常常為了佛教的事情和他力爭不諱。」¹⁹但為了發展佛教，星雲大師又無懼於各種權威之壓力，力爭到底。

一九六〇年代，沈家楨先生設立了一個「密勒學人獎學金會」，向社會有獎徵集佛學論文，第一名獎金 5 千元。南亭長老與星雲大師都是這個獎學金的評委，他們在一起評議論文時，星雲大師按照當時行情，主張提升獎金額度，所有評委都覺得有道理，但南亭長老就是不同意，他告誡大家：「不可以聽信星雲的話，不要睬他，不要聽他的。」而且還一連說了多次。這令星雲大師非常惱火，終於忍不住拍案而起：「你怎麼可以倚老賣老？我也是拿了六百塊的車馬費，從高雄來這裡開會，你能不讓我發言嗎？」乍看之下，無論是誰，都會覺得南亭長老實在是仗勢欺人，而星雲大師的大為光火則屬忍無可忍。但事過 50 多年，星雲大師對這件事有了更多的想法，他說：

18. 參閱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頁 206-207。

19. 同註 18，頁 211。

我想，大概不曾有人忤逆過他吧！一時，他也愣住了，因為不曾有過晚生後輩，或者一般信徒敢這樣對他講話。後來他跟我認錯，現在想想真是慚愧，想到這許多老人叫我不會講話，也只把我當是徒子徒孫，現在想來，對南老真是深深的懺悔。²⁰

我們今天看來，當初南亭長老對待星雲大師可能確實有點家長作風，但也反映出他沒有把星雲大師當作外人，而他的道歉，則等於意識到和承認了星雲大師在佛教內外的獨立地位。

總之，在星雲大師的心目中，南亭長老是一位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他對佛教作出了諸多的重大貢獻，值得後人給予永久的懷念和尊重。

三、兩位高僧交往中的思想基礎

星雲大師並不是南亭長老的徒子徒孫，我們也查不到他從學於南亭長老的紀錄，但兩位高僧之所以能夠維繫數十年的交往，並建立了深厚的法誼，兩人的華嚴思想無疑扮演了思想基礎的重大作用。眾所周知，南亭長老是非常著名的華嚴宗大德，而星雲大師思想中具有非常豐富的華嚴因素，考慮到星雲大師初識南亭長老時只有 20 多歲，尚在學地，因此他在形成自己的華嚴思想的過程中，極有可能在有意無意間受到了南亭長老的薰陶。從星雲大師口述的《百年佛緣》中，我們可以約略感受到，他對華嚴的法界與行願具有深湛的理解和獨特的體會。

星雲大師在弘法過程中自覺地運用了華嚴宗的法界思想，特別是其中的「理事無礙觀」和「事事無礙觀」。他回憶起自己早年在廟口講演的情形，前來聽他講經說法的人們雖然很多，但卻像潮水一樣波動不已，很難安穩下

20.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頁 212。



來，從中他總結出一條在弘法中非常有用的經驗：

每逢我講到故事，群眾就會慢慢向我集中，故事講完之後要講道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場講演約兩個小時，人慢慢聚合而來，或者人慢慢解散而去，常常都要幾個回合。我從那個地方學到一個經驗，有時要「以事顯理」，有時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圓融，要契理契機，思考如何將故事與佛學結合，才是一場最好的弘法講演。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很用心佛經裡的故事，或人間社會生活小故事的原因。²¹

也就是說，星雲大師在弘法實踐中對華嚴宗的理事圓融觀獲得了切身體會，並自覺地將其運用在自己的弘法實踐之中。

佛教內部有諸多的傳承和派系，世界上也有多得數不清種類的宗教信仰，星雲大師作為著名的佛教領袖，不可避免地要與不同派別和不同宗教互相交往，對此他的看法是：

我一生倡導人間的融和，如在佛教裡，我主張南北傳要融和、顯密要融和、禪淨要融和、僧信要融和、傳統與現代要融和。在國際佛光會成立後的第一屆會員大會中，也以「融和與歡喜」為大會主題，雖然各宗教大家信仰不同，但是安定社會、淨化人心的心意是一致的。所以對於各宗教，一直以來我都是抱持著積極友善的態度，和大家保持友誼的往來。²²

這是佛教內部各傳承和派系之間的圓融無礙。

大師又說：

21.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2·生活篇 2》，頁 18。

2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4·社緣篇 2》，頁 240。

我很贊成宗教之間要和諧、尊重，彼此要包容、交流；然而宗教之間，應該尋求「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同」者，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目標一致；但是在「同」的當中，也有不同，即各個宗教各有教義，彼此說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一味的說它們都是一樣。²³

此則為世界不同宗教之間的圓融無礙。因此，對於星雲大師不同宗教求同存異、互不妨礙的思想觀點，我們完全可以做出華嚴宗周遍涵容觀或者說事事無礙法界觀的解釋。

星雲大師曾經引領天主教的安澤霖樞機主教參觀佛光山佛教文物陳列館，大師回憶道：

當他看到「華藏世界」裡，層層疊疊的影像和重重無盡的燈光時，不禁發出驚歎的聲音：「簡直太神奇了！」我當初設計「華藏世界」，是以《華嚴經》的「須彌納芥子，芥子藏須彌」的理念建構而成，沒想到讓所有來參觀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²⁴

在建造佛光世界過程中，星雲大師創造性地運用了華嚴宗的事事無礙法界觀，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星雲大師認為《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的「十大願」就是非常高明的管理學。大師指出，《華嚴經》的「十大願」是菩薩們為了普度眾生，發願長久修持的十大法門，如果能夠運用到今天的人事管理中的話，必然會產生微妙而高超的功效。星雲大師以現代語言將其轉化到今天的管理學範疇之中，他說：

2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4·社緣篇2》，頁44。

24. 同註23，頁48-49。



禮敬諸佛，是人格的尊重；稱讚如來，是語言的讚美；廣修供養，是心意的布施；懺悔業障，是行為的改進；隨喜功德，是善事的資助；請轉法輪，是真理的傳播；請佛住世，是聖賢的護持；常隨佛學，是智者的追隨；恆順眾生，是民意的重視；普皆回向，是功德的圓滿。身為主管的在身、口、意上，若能依此十點待人處事，相信定能成為讓部屬真心愛戴的領導者。²⁵

星雲大師此處所強調的，是管理者對部下和員工應懷有一種菩薩般的悲憫之心和服務態度，甘心為自己所追隨的聖賢和追隨自己的員工作出無私的奉獻。這也是星雲大師在弘揚佛法、開創佛光山的過程中，能夠「統理大眾」、實現「一切無礙」的經驗總結。

結論

由於種種原因，可能會有一些人不太願意承認星雲大師在佛學思想上曾經受到過南亭長老的影響。但在筆者看來，一位長者和一位小他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能夠維持長達數十年的交往，其間如無思想情感的交流，則是不可想像的。南亭長老對星雲大師的欣賞、讚歎乃至稱揚，除了星雲大師的精明、幹練、有想法、有魄力之外，必然還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礎。而星雲大師對南亭長老的敬仰、感恩和推崇，除了因為南亭長老在佛教中具有非凡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還應有感於南亭長老在華嚴思想和義理方面的深湛造詣。因此，筆者認為，星雲大師和南亭長老的華嚴思想是他們兩人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深厚道情法誼的思想基礎。

2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中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209。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台北：華嚴蓮社，1994 年。
2.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台北：華嚴蓮社，2002 年。
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中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
4.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4·社緣篇 2》，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 年。
5.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 年。